

努尔哈齐



中国华侨出版社

天命所归的女真领袖

ᠨᠠᠭᠦᠷᠠᠵᠢ ᠬᠠᠴᠢ

【长篇历史小说】

珍藏版

许宗汉◎著



◎长篇历史小说 重振女真雄风的天命汗

努尔哈赤



许宗汉◎著

中国华侨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努尔哈赤/许宗汉著. —北京: 中国华侨出版社, 2008. 12

ISBN 978-7-80222-483-4

I. 努… II. 许… III. 努尔哈赤(1559~1626)—传记 IV. K827=4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165752 号

努尔哈赤

著 者 / 许宗汉

出 版 人 / 方 鸣

责任编辑 / 齐敬霞

装帧设计 / 武晓强

责任校对 / 志 刚

经 销 / 新华书店

开 本 / 787 × 1092 毫米 1/16 开 印张 / 34 字数 / 650 千字

印 刷 / 中国农业出版社印刷厂

版 次 / 2009 年 1 月第 1 版 2009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7-80222-483-4

定 价 / 56.00 元

中国华侨出版社 北京市安定路 20 号院 3 号楼 305 室 邮编: 100029

法律顾问: 陈鹰律师事务所

编辑部: (010) 64443056 64443979

发行部: (010) 64443051 传真: (010) 64439708

网 址: www.oveaschin.com

e-mail: oveaschin@sina.com

内 容 简 介

黑水白山尽血腥，
先人遗甲起哀兵。
汗王纵使承天命，
未破当年宁远城。

——富察·鹤年先生作《清帝十二咏之一·太祖努尔哈赤》

爱新觉罗·努尔哈赤，1559年生于明建州左卫（今辽宁新宾县西南）一个满族（女真族）奴隶主的家庭里。其祖父觉昌安，其父塔克世，都曾先后担任过明朝的官职，史籍中有的说是“都督”，有的说是“都督佥事”。明万历十一年，明军攻破古埒城，斩杀当地的城主、觉昌安的孙女婿阿太章京。当时觉昌安、塔克世正在古埒城，一并遭了池鱼之殃。时年二十五岁的努尔哈赤，为报父、祖之仇，以十三副先人遗甲起兵，开始了他的戎马生涯。

起兵之初，努尔哈赤并没有把兵锋直指明廷，而是采取了迂回的策略，先进行了统一女真诸部的战争。表面上，他仍臣服于北京城的万历皇帝，曾经亲自进京向明帝献过贡品，许诺为明守边，并因守边有功，被授予武二品的龙虎将军散官虚衔。

经过三十多年的东征西杀，努尔哈赤先后统一了建州女真、海西女真、东海女真和黑龙江女真，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军政合一的八旗制度，女真人空前强大和统一。1616年，努尔哈赤五十八岁的时候，在赫图阿拉城（即兴京）建立了女真少数民族政权——大金，史称后金，努尔哈赤成为“覆育列国英明汗王”，建元天命。

天命三年，努尔哈赤开始向明朝宣战。他公布了《七大恨》的檄文，以示师出有名。八旗儿郎挥师南下，短短八九年间，抚顺、清河、开原、铁岭、辽阳、沈阳、广宁等明朝在辽东辽西的军事重镇先后落入后金军队之手，特别是著名的萨尔浒战役，使明、后金之间的力量对比、战争态势发生了根本性的转折，后金势力开始上升，而明朝则一天天转为守势。

努尔哈赤所向披靡，马鞭几乎指到了山海关。但就在这时，六十八岁的马上皇帝努尔哈赤，在宁远（今辽宁兴城）遭到了明大将袁崇焕的顽强抵抗，兵退盛京（今辽宁沈阳），不久，忧郁成疾，死于背痈。这一年是明天启六年，金天命十一年，1626年。努尔哈赤死后第三年，葬于福陵。庙号为“太祖”。谥号最初为“武皇帝”，后改谥“高皇帝”，历代不断加谥，最后的谥号是：“承天广运圣德神功肇纪立极仁孝睿武端毅钦安弘文定业高皇帝”。

努尔哈赤创建的后金，在他死后十年，便改国号为“清”，因此，努尔哈赤不仅是名义上的，也更是实际上的清朝奠基人，是清代“第一帝”。

本书对努尔哈赤四十余年的战斗经历，作了详尽的描述，在尊重历史真实的前提下，并采官史、野史，力图向读者奉献一部既有历史借鉴作用，又有文学美学价值的可读性、可信性皆备的历史小说。书中人物栩栩如生，故事情节曲折跌宕。从血染黄沙的征战搏杀，到春意躁动的闺中逸闻；从皇族贵胄的玉食锦衣，到市井小民的野趣俗情；从女真的衍演兴盛，到明廷的没落衰败，均有力透纸背的笔墨渲染，令人在开卷掩卷之中，得到有益的启迪与收获。

目 录

第一章 吞红果孕女真始祖 宿黑店遇汉家遗贤 (1)

东边遥天之下，长白山青黛朦胧。山这边的一泓碧水畔，芳草萋萋，燕语呢喃，惹得少女佛库伦春情萌动。而她与仇家之子的一次野合，竟使得女真这个剽悍的民族，从此崛起在辽东大地上……

第二章 拜高人九鼎山学艺 射猛虎佟家庄招亲 (15)

秀姑娘偷眼去觑那努尔哈赤，见他浓眉凤目、虎背熊腰，真正是一位少年英雄！看他方才在虎口之下搭救自己的情形，不光箭法神奇，那两膀也该有千斤之力！若是被他搂一下，那会是怎样的感觉……

第三章 归故里重返建州卫 起哀兵血洗图伦城 (29)

努尔哈赤手捧先人遗留的盔甲，心头滴血，二目喷火，他仰天长啸，发出气贯长虹的复仇誓言：“先祖、先父为大明忠心戍边，却被奸人陷害惨死，此仇不报，誓不存于天地之间！”

第四章 嫁爱女收忠勇门婿 除内奸诛叛逆堂叔 (44)

龙敦跪在地上一把鼻涕一把眼泪，哭得努尔哈赤心中酸楚。周围的将领却个个义愤填膺，面带不平之色。努尔哈赤只好摇摇头，双手一抱拳：“为了女真大业，就请堂叔吃这一刀吧……”

第五章 破坚城军师下泻药 越重垒主帅运轻功 (59)

洞城城主扎依海一手捂着肚子，一手颤巍巍举起大刀，哇哇怪叫着要跟努尔哈赤拼命。努尔哈赤用钢枪轻轻架住对手的大刀，

款款说道：“你吃了俺建州的巴豆，还有力气上阵厮杀吗？”

第六章 鸭绿江野梅归后帐 古勒山大军抵前锋 (71)

努尔哈赤闻到她身上有一股异香传来，不觉心底掀起波澜，叫道：“福晋如此豪饮，不用大碗，岂不委屈了她的海量！”一连碰了三碗，那福晋已醉成一摊肉泥。努尔哈赤道：“抬进后帐，我给她醒酒！”

第七章 两城主因奸起内讧 一将军携贡谒昏君 (89)

望着太和殿宝座上冠冕堂皇、装腔作势的万历皇帝，新封的二品龙虎大将努尔哈赤不由得心中好笑，他暗暗说道：“你这昏君，还当真指望我努尔哈赤为你去守边镇土？别做美梦了！”

第八章 讨辉发数奸淫罪恶 征乌拉恨反复行径 (103)

努尔哈赤手指辉发部长拜音得里厉声骂道：“你杀害祖父，奸淫祖母，亲手杀死七位叔父，还将生身之母赶出家门，你是猪狗不如的畜生！你多行不义必自毙！众将官，与我攻城！”

第九章 兴战衅叶赫嫁老女 食诺言建州缢舅兄 (117)

即将自焚的锦台什，对城下的皇太极说道：“你我名为甥舅，实是敌国，今我叶赫都城将破，我身为部长，岂能独活？但愿你念及亲情，留我一子半孙以存叶赫血脉，我心愿已足！”

第十章 惜惺惺英雄表降意 色迷迷淫徒肇祸端 (128)

此时正是六月天气，四个姑娘又是一色的紧身衣服，苗条的体态，丰满的胸脯，令雅尔拜雷欲火难禁，还考虑什么后果？他淫笑道：“叫吧，叫吧！叫来天王老子也挡不住我这努尔哈赤的亲侄子！”

第十一章 结婚盟纳原上美女 乞救兵舍墙外红花 (139)

努尔哈赤醉眼看那新娘，果然天姿国色，美人垂螭颈，粉面泛桃红，正含三分春意，愈觉秀色可餐。这一夜温存，让年过半百的努尔哈赤遍体通泰：“科尔沁草原的女儿家，味道就是不一样！”

第十二章 刑乌牛六盟友歃血 走青海一部长丧生 (151)

低回沉远的号角，在草原上呜咽吹响。对着乌牛白马血淋淋的首级，建州和内喀尔喀五部的使者们歃血为盟：“愿永为兄弟之邦，征明则同兴兵马，议和则共偃旗鼓。倘若背盟，如此牛马！”

第十三章 献利刃效曹氏故伎 得宝弓兆金国新生 (164)

挖着，挖着，忽然露出来一张大弓。弓有两人多高，弓弦如古藤粗细，弓背上刻着“大金收国宝弓”六个大字。努尔哈赤惊喜道：“大金镇国宝弓重现于世，当真是上苍要再振我女真雄风吗？”

第十四章 执白挺疯汉闯禁苑 吞红丸淫君赴阴曹 (177)

似这等壮阳媚春的虎狼之药，健壮之人偶尔服下，确是有益闹战。但那光宗皇帝淫欲过度，已是精力衰竭，哪里禁受得起？只见他仰面吞下红丸：“这下朕就能夜御一百二十女了！”说罢竟一命呜呼！

第十五章 秉公心额亦都诛子 宣七恨后金汗伐明 (196)

都城南郊祭天台上，香烟缭绕，鼓乐震天。努尔哈赤带领文武官员三跪九叩，向苍天祈祷。读祝官站在台上，朗声诵读起那《七大恨》的文来：“后金国天命汗王努尔哈赤，谨昭告于皇天后土……”

第十六章 施重贿偷关亏细作 袭强敌劫营赖军师 (206)

三更时分，努尔哈赤全身披挂齐整，带领众贝勒、各大臣，各统旗下健儿，悄无声息地来到明营前面。建州兵突然齐齐发一声喊，顿时火光四起，战马嘶鸣，刀枪高举，熟睡的明营转眼成了杀戮场……

第十七章 买人头高悬万金赏 彰天讨轻分四路兵 (217)

二十多年不曾临朝理政，万历皇帝对朝中大臣的面孔都觉得很陌生了。他翻了一眼那奏本的大臣，阴沉着脸问道：“努尔哈赤是什么东西？一个区区的建州胡虏，也值得朕用如此重赏来买他的人头？”

第十八章 杜太师急进如电掣 马秀士速溃学兔脱 (229)

被努尔哈赤称做杜太师的总兵官杜松对副将的劝阻，置之一笑，轻蔑地说：“天兵义旗东指，谁敢抗颜？当今之计，只有銜枚疾进，又有什么师期可谈！”说罢，连盔甲也不穿戴，便一马当先跃进了浑河……

第十九章 乔明将刘大刀被斩 困中营朝鲜兵请降 (243)

刘綎越战越勇，一百二十斤重的镔铁刀，上下翻飞，刀光闪闪。大贝勒与四贝勒以二敌一，仍是汗流浹背，气喘嘘嘘。这时，一员明将飞马驰来，喝道：“刘将军，我来助你！”手起刀落，竟砍向刘大刀！

第二十章 守家园百姓能喋血 泄怨恨八旗竟屠城 (254)

后金军攻占开原之后，努尔哈赤纵兵大肆烧杀掳掠。范文程担心士卒杀人过多，激起民变，遂向汗王进言。不料烂醉如泥的努尔哈赤却两眼一瞪：“我军攻城死伤无数，杀几个蛮子解解气又有什么？”

第二十一章 叠死兵为梯攻铁岭 斩逃将作样慑军心 (267)

月色昏暗，八旗兵卒正按照努尔哈赤的命令，把白天战死同伴的尸体向铁岭城下搬运。一具、两具……一个更次过去，随着尸体不断堆积，铁岭城外竟出现了一座座由阵亡将士遗体筑成的人梯！

第二十二章 忤阉竖临阵黜良将 慢强寇出战失坚城 (279)

阅兵大员姚宗文斜了一眼熊廷弼：“这礼单上的物品可是九千岁点了名要的，熊大人还是照办的好，否则……”熊廷弼心中狠狠骂道：“魏忠贤你这误国惑君的阉竖！俺做的又不是你九千岁的官！”

第二十三章 武状元赴难拚一死 文御史报国不独生 (291)

一名兵卒来报：“禀汗王：刚才那个被救醒的大明巡按御史张钧，回到衙署以后，又一次悬梁自缢！”努尔哈赤不禁喟然长叹道：“大明如果都是这样的文臣武将，我大金几时才能打进山海

关?”

第二十四章 旧经略重出山海关 假巡抚单丢广宁城 (301)

靠着卖身投靠魏忠贤以假进士身份在官场青云直上的广宁巡抚王化贞，看着气势汹汹攻到城下的八旗兵马，出征时的豪情顿时化为飞烟：“大丈夫不与建酋争一日之短长，本抚还是快跑吧！”

第二十五章 强剃发逼百姓造反 暗宿娼使四王受责 (314)

众百姓定睛看时，只见降了后金的辽阳通判黄衣，剃掉头发，光着前额，披了大红蟒衣，手里敲一面铜锣，沿街边走边喊：“大金汗王有令：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剃头当顺民喽！”

第二十六章 陶教头相助缪家寨 吴侠客大闹镇江城 (328)

“咱要是不下去，岂不是让你小瞧了咱？”那人一边说着，一边猫腰从地上薅了几把草，捆成几个草把儿，往水里一扔。然后一纵身，双脚踩着草把，嚓！嚓！嚓！就从水上面漂过来了……

第二十七章 丧股肱痛哭五大臣 泄机密暗下七步倒 (343)

秋风瑟瑟，黄叶飘零。白发蓬松的努尔哈赤，一边用颤抖的双手轻轻抚摸开国五大臣的灵牌，一边老泪纵横地哀嚎着：“扈尔汉、安费扬古，你们一个个都走了，朕的宏图大业靠谁来实现？”

第二十八章 怀二心为奸佞游说 锁九门阻忠良进言 (358)

孙承宗已到通州的消息，好似一声惊雷，吓得魏忠贤面色如土。一向养尊处优惯了的他，顾不得已已是午夜，急急忙忙亲自叮嘱京城九门守官：“谁敢放辽东经略孙承宗进城，我杀他的全家！”

第二十九章 笑恶奴出手不如犬 恨蠢才缩头恰似龟 (373)

听到孙承宗被罢免、辽东经略换人的消息，后金举国欢庆：“这下汗王可以睡个踏实觉了！高第那个蠢才，既不能文又不能武，手握重兵却只知道缩起头来当乌龟！大明，你不完蛋还等什么？”

第三十章 霸村姑强采别株蕊 囚奸细巧牵顺手羊 (388)

李小芳、柯汝州正在专心地听满桂的下文，不提防满桂的右手已放到桌子下面，那桌腿顶端有一个按钮，他猛一扳动，只听“哗啦”一声，李小芳、柯汝州二人连凳子一起，坠入一丈多深的地窖。

第三十一章 阻孤城汗王尝败绩 娶残花御弟鸣不平 (402)

袁崇焕指挥士卒，把柴草和芦花被褥浇上油撒上火药丢下城去，再丢下火把。顿时，城下一片火海，烧得攻城的后金兵扭头就跑。明军乘机发炮，正击中努尔哈赤，只听他大叫一声，昏死过去……

第三十二章 褫兵权露兄汗心臆 审弓箭察弟王肝肠 (413)

辰时光景，只见努尔哈赤骑在白龙马上，后面跟着四名侍卫，正信马由缰，缓缓而来。突然，弓弦一响，“嗖”地一箭射来。努尔哈赤听见弓弦声响，便知林中藏有刺客，急忙伏身马背，拍马疾驰……

第三十三章 赐鸩药汗王杀胞弟 悬鸳帐皇子娶婢娘 (428)

阴暗潮湿的黑牢里，形容枯槁的舒尔哈齐叹一声道：“汗王哥哥要我死，我又如何能活？只可怜我那娇妻，不知落在他们父子谁的手里了！”说罢，从大将何和理手中夺过浸满鸩药的馒头，大口吞咽……

第三十四章 不肖子无良行淫事 新储君有意庇恶朋 (439)

安文子疾步上前，揭下新娘那红布盖头，色迷迷细看时，哪里是什么公主，正是前日被自己强奸后上吊自杀的扈米拉！只听扈米拉厉声喝道：“安文子，你这无耻的畜生，还俺的命来……”

第三十五章 行笼络诱众弟盟誓 犯诅咒欲老父归天 (455)

太子褚英跪下去叩了几个响头，捧起一道写满咒语字的符，嘟嘟囔囔念了半天，在香烛上点着了撒向天空。然后又从香案下取出一个酷似努尔哈赤的小木人来，用银针恶狠狠地扎了上去！

第三十六章 纵毒蛰纷争后妃宠 荡淫心秽乱母子伦 (474)

乌拉大妃手里捧了一大盘西瓜，袅袅走到大贝勒代善跟前，娇声道：“乖儿子，这是妈妈特意给你留的，快尝尝合你口味不？”说着，顺手把胸衣的纽扣又松了一个，半个肥硕的胸脯几乎递到了代善脸上……

第三十七章 无奈何行八王共治 有机谋思一马独先 (485)

努尔哈赤大手一挥：“八王共治是朕多年来苦思冥想出的唯一办法，只有这样，我大金才能防止一人独断！”说着，他转向皇太极：“今后，若再发现你耍花招、弄权术，决不宽恕于你！”

第三十八章 立储君实难甄优劣 征蒙古正宜示恩威 (497)

听阿敦这么一说，大贝勒代善没了主张，心慌意乱地问道：“俺的处境到底有啥危险？”阿敦凑到代善面前，轻声但却一字一句地说道：“为了争夺储君位置，皇太极、莽古尔泰、阿敏准备杀掉你！”

第三十九章 患痼疽更兼乱方寸 恶面目尤其坏心肠 (510)

德格类和皇太极互不相让，在汗王驾前争得脸红脖子粗。病体强挣的努尔哈赤心烦意乱，大喝道：“同胞手足之间非要闹到这个地步吗？你们怎么争吵都没用，谁能打进山海关，谁就是大金汗王！”

第四十章 后金汗归天留大憾 皇太极矫旨殉遗孀 (521)

努尔哈赤背上痈疮疼得剜心般难受，浑身烧得滚烫，呼吸之气竟然炙手可热。努尔哈赤明白，这是自己最后的日子了。他形容可怖地喷出一口黑血，不甘地哀号道：“上苍，你就这样收走你的儿子吗？”

第一章

吞红果孕女真始祖 宿黑店遇汉家遗贤

东边遥天之下，长白山青黛朦胧。山这边的一泓碧水畔，芳草萋萋，燕语呢喃，惹得少女佛库伦春情萌动。而她与仇家之子的一次野合，竟使得女真这个剽悍的民族，从此崛起在辽东大地上……

号称天下第一关的山海关，此刻，正如一头巨兽，当道而蹲，虎视眈眈地遥望着辽东大地。

然而，辽东的白山绿水，却似乎并不曾被那代表着大明天子无远弗届的威严的雄关所震慑，依然自顾自地散发出勃然的生气。长白山，照旧巍峨耸立；鸭绿江，照旧激荡奔涌，就连山水之间的鸟儿，也还是欢啭飞舞。这一切，仿佛都在向那雄关、向那雄关身后的朱元璋的后人们宣示着“天高皇帝远”、“帝力于我何有哉”的悠然野趣。

骤然，在这白山绿水间，响起了一串银铃般的声音：“喂——哟哟哟哟……”

随着美妙的声音，山谷中婷婷袅袅飘过来三位妙龄女子。她们无拘无束地嬉笑着，互相打趣着，全不似汉家闺秀那般谨言慎行。

果然，这三位妙人儿，正是布库里山的女真族少女，布尔胡里寨寨主干木儿的三颗掌上明珠。

这三位女真少女，一个赛一个地出色，特别是那三妹佛库伦，更是美若天仙，百里闻名！

三姐妹嬉耍倦了，便懒懒地斜卧在如茵的绿草上，香汗，如断了线的珠串儿滴滴答答地从粉颊上滚落，溅在不知名的野花上，连那野花儿也较往日更显芬芳呢！

二姐眼尖，一眼望见了不远处的一泓清池，便叫道：“大姐、三妹，好一池清水，咱们去玩水吧！”

大姐当即响应，拉着二姐便飞了过去。

片刻间，衣裙饰物全都零乱地抛在池边，两具妙不可言的胴体，如美人鱼一样滑入了碧波。

当真是沉鱼落雁，大姐、二姐的娇躯，在碧波中游弋起伏，羞得连水中的小鱼儿也躲得远远的，不敢与她们的雪肤比滑腻，不敢同她们的玉体赛姣柔。

姐妹俩却浑然不觉，只是尽情地戏水，时而潜入池底，时而浮上水面，惹得一池碧水波光粼粼！

玩耍多时，二姐突然叫道：“三妹呢？怎么不见三妹下水？”

大姐一甩秀发，举目望去，果见三妹佛库伦正呆呆地坐在池边绿茵上，两只乌黑的大眼睛直愣愣地凝视着山林深处。

二姐也见到了三妹那副沉思的神态，她悄悄地对大姐说：“咱们偷偷过去，把她推下水！”

大姐毕竟年长几岁，又是出了嫁经了事的，她若有所思地说：“二妹，你难道没有发现三妹近来有什么不对头吗？”

“有什么不对头？我看不出来！”二姐虽然前不久也说定了婆家，但到底没过门儿，还是个姑娘家，不明白大姐话中的意思。

大姐见对二妹说不明白，便招呼二妹悄悄涉水上岸：“走，过去看看！”

姐妹二人就这样精赤着身子上了岸，无声无息地走到了三妹身后。

三妹佛库伦却仍旧沉浸在她自己的世界中，丝毫不觉身后来了两个“美人鱼”，口中仍在喃喃念道：“乌拉特……乌拉特……”

“乌拉特”三个字刚一钻进姐妹俩的耳朵，便如晴空炸了一个响雷！

这乌拉特是三姐妹父亲仇家的儿子，他的父亲，便是梨皮峪的寨主猛哥。

乌拉特生得虎背熊腰，两膀有千斤之力，从小学得一身好武艺，马上百步穿杨，水中空手抓鱼。

三姐妹父亲的寨子，经常与乌拉特父亲的寨子械斗，虽说起因都是些小事，可塞外民族生来勇猛好斗，小事也能引起大战，十三年来，仇恨一点一点积累，终于闹到刀兵相见、水火不容的地步。

每次械斗，双方都要死伤不少人，特别是对方有乌拉特这个二十一岁的勇士，布尔胡里寨的损失总是要大一些，以至于布寨的孩子们一哭闹，只要在他们耳边说一声“乌拉特来了”，哭的顿时不哭，闹的也立刻止闹！

可现在，三妹口中念叨着“乌拉特”的时候，眼神是热切的，玉胸是起伏的，脸上也堆满了桃花！

二姐是个急性子，尖叫道：“乌拉特？那个凶神在哪里？”

三妹佛库伦猛然惊醒，双肩一颤，拼命摇着头，大眼睛惊恐地望着二姐：“不，不！他不是凶神，他不是……”

大姐止住二妹，和风细雨吹向三妹的心田：“三妹，不要怕，跟姐姐们说，你和乌拉特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说不定，我们还能帮你们什么忙呢！”

佛库伦听了大姐的话，惊恐的神态淡了些，但仍然使劲摇着头，半晌，才

从贝齿间挤出一句话来：“你们帮不了我的……”

急性子二姐大叫起来：“谁说的！那乌拉特有什么了不起？敢欺负我三妹，我非杀了他不可……”

话没说完，只见佛库伦骤然跪倒：“二姐，我求你，不要杀他！我肚……”

大姐此时已全都明白，她用纤手抚住佛库伦的秀肩，轻声但却清楚地问：“你爱上了他？”

“嗯。”

“你跟他有了那事？”

“……嗯。”

“不是他强迫的？”

“是……不是！”

二姐被最后这个答复搞蒙了：“是就是，不是就不是，怎么是不是的！”

大姐生气地瞪了二妹一眼：“别这样！三妹一定有难言之隐，不好意思明说。”她转过头去征询似地问三妹：“是这样吗，三妹？”

是啊，佛库伦怎么好意思把三个月前那件事从心里端出来呢，她毕竟还是个待字闺中的姑娘啊！虽然说三个月前，她的处女宝就已半夺半献地归了乌拉特，但她又怎么说得出口呢？

三个月前，佛库伦独自一人骑马出游，也是到了这个地方，她见春水初起、绿草乍萌，便下马在池边独坐赏景，一时忘情，竟到了黄昏时分。

见夕阳西斜，她才想起要上马回寨，谁料一匹黑马骤然驰到跟前，从马上跳下来一个强健的青年，正是乌拉特！

虽说长辈们有不解的冤仇，但青年人，特别是青年男女之间，却并不是那么冰炭不容，何况，一个是远近闻名的勇士，一个是闻名远近的美女！

不过，一开始时佛库伦还是存有戒心的，她一面不失友好地向乌拉特微微一笑，一面快步走向自己那匹小红马。

可她的微笑太迷人了，乌拉特的心潮一下子就汹涌澎湃了，他以为，佛库伦的微笑是哀情的坦露，是鼓励他采取行动的动员令！

于是，乌拉特的双臂紧紧地环住了佛库伦的纤腰，男人味十足的粗急的呼吸，让佛库伦的螭项发痒，更让她的芳心发烫！

而当乌拉特使劲把她的身体扳转过来，使她不得不正面朝向这个实际上自己心仪已久的男人的时候，她的心已经开始融化了。

噢，乌拉特！他的双唇是那样热情，他的胸膛是那样结实，他的眼睛是那样地放出灼人的光芒，他的动作又是那样地狂放而直接！

佛库伦被整个地征服了，从她的心灵，直到她的肉体……

半推半就，最强健的小伙子与最美丽的少女就这样共同度过了人生最美妙

最激情最让人难以忘怀的时刻！苍天无语，大地无语，芳草无语，碧波无语，人无语！

“可是，纸是包不住火的呀！”大姐的话，一下子把佛库伦从美好的回忆里拉回到冷酷的现实中来了。

大姐的眼光是敏锐的，自己隆起的小腹，渐粗的腰肢，肯定已经让大姐心如明镜了，那么，爹娘那等老辣之人，更是瞒得今朝瞒不过明日啊！

怎么办？怎么办？坐在绿茵上，佛库伦无助地望着两个姐姐，一脸的愁容，让人心碎。

姊妹三人，挖空心思，终于编造了一个荒诞离奇的故事，告诉她们的父母说：

有一天，姐妹三人到山涧里洗澡，正当她们洗得高兴的时候，突然从云天之外飞来一只大天鹅，嘴里叼着一颗红果。

那天鹅飞到涧边上嘴一张，那红果不偏不倚，正好落在佛库伦穿的绿裙子上面。

等她们三人洗完澡，上岸穿衣服时，佛库伦一眼就看见了那颗红果。只见那红果红艳艳的，圆溜溜的，可招人喜爱啦！

佛库伦把红果捡起来，一股特别的香味，直扑鼻孔。她不由得自言自语地说：“奇怪，这是什么果子呢？这么好看，又这么香？”

佛库伦手握红果儿，一边观赏，一边嘴里叨咕着，不由自主地伸出舌头一舔，嗨！还挺甜呢，顺手就放在嘴里。顿时就感到满口香甜，咕嚕一下，就咽到肚里。

哎呀！万万没有想到，从此，佛库伦就怀了身孕。

干木儿老两口听了这段“天方夜谭”似的故事，如同坠入五里雾中，迷迷糊糊，似信非信。但是活生生的现实摆在面前：

一向天真活泼的佛库伦，现在竟变成一个大腹便便的孕妇，他们不得不信以为真。

又过了一段时间，十月期满，佛库伦一阵剧烈疼痛之后，只听哇哇数声，大清帝国的创基祖出世了。佛库伦父母以为女儿无夫而孕，定然是天物出世，非等闲之辈，心中非常欢喜。

谁知那小东西竟是世代仇人的真种。

再说佛库伦生下的那男孩子，也真讨人喜欢。他浑身洁白肥胖，长得天庭饱满，地阁方圆，啼声宏大，食量惊人。佛库伦替他起名叫布库里雍顺，姓爱新觉罗。在《清史稿》一书中记载道，他是满人的“始祖”。

再说佛库伦自从生下布库里雍顺，一年多以后，便背着父母，瞒着两个姐姐，独自到山林里寻找乌拉特去了。

再以后，音信全无，传说他俩住在山林深处，安享鱼水之乐。

也有人说：他俩已离开布库里山林，到远处谋生去了。

究竟他俩身归何处，人们至今也无从知道。

满洲人从小就习骑射，善游猎，使拳弄棒，尚武之风盛行。

长到十五六岁的布库里雍顺，整日带领一帮小朋友，在山林里打雪仗，玩游戏。他们斩木为兵，揭竿作旗，相互厮杀，声震山林。

一天，有个白胡子老爷爷告诉他们说：“这条河的那一头，有一个三姓地方，那里不只好玩，还等着你们去治乱呢！”

大家听了，都嚷着要去。布库里雍顺不作声，只是想着那老爷爷的话。过了好一会儿，他才说：“咱们编个筏子坐着去！”

大家一听，可高兴了，就到林子里去砍树了。第二天，大家拿来了绳子，把砍倒的树捆起来，一排排、一层层地连起来，倒真编成了一个偌大的木筏。推下河里，怪平稳的。

那些孩子胆子小，不敢上去。布库里雍顺不害怕，他坐在筏子上十分高兴，岸上的人们见了，拍手大笑，祝贺孩子们的成功。

正笑着，陡然一阵风起，河中掀起巨浪，波涛澎湃，木筏也身不由己，箭也似地，随风向下游窜去。

布库里雍顺在筏子上吓得心胆俱裂，不省人事，倒在筏子上，听凭激流把筏子送往远处。

不知过了多长时间，那木筏流到山涧的转弯处，一个急转身，流入溪内，速度也就慢了下来。

这里群山环抱，梨树葱郁，溪水长流。那木筏就停在溪水边上。

布库里雍顺在筏子上昏睡着，动也不动。

说来也巧，这会儿从南岸姗姗走来一个妙龄女郎，头上挽着高高的发髻，玳瑁做的首饰，在阳光下闪闪发光。她那白嫩纤细的小手里提着一个小木桶，慢慢地走到溪边，扶着一棵梨树，弯下腰正准备提水，转眼瞥见一只筏子停在溪水边上，上面还躺着一个十七八岁的少年。

那姑娘细看，见那男子长得很魁伟，只是两眼紧闭，额角上挂着被风吹干的几道汗痕，他的嘴唇在上下翕动。

那姑娘将布库里雍顺大声喝醒，隔着岸问道：“你是什么地方的野人，敢如此大胆，到俺三姓地方来？”

布库里雍顺赶忙答道：“俺是布库里山南面布尔胡里寨的人。俺是俺母吞食仙果生的，今年十八岁。因为坐筏子玩耍，不慎被风浪吹到此地。还望姑娘搭救，俺将终生不忘姑娘的大恩大德。”

姑娘听了，说道：“那你是天生的人喽！俺回家让父亲来救你。”说着一笑